

走出文革連載 22

走出文革

晚風輕輕吹過樹林

(接上一期)

在那個命運之神顯靈的晚上，或許是那個始終留在腦海中的眼光鼓勵了我，也或許是人在絕望時試圖抓住任何一個機會的本能，我一生中與陳育延講的第一句話勇敢得如此簡單：

“去不去廣州？”

很多年後我依舊難以相信她的答復竟是這樣不顧一切的爽快：“好呀，有車票沒有？”

我掏出兩張車票晃了晃。她是那樣天真，居然沒有懷疑我可能藏有險惡用心，匆匆吃完飯後便回家收拾行李了。

那一夜我輾轉反側，思緒萬千。既有難以忘却的過去，又擔心她一夜過後察覺我的圖謀不軌。

第二天，我在車站見到了背着書包的她。她笑着，我更興奮莫名，頗有一種相約去幹壞事的快感。

不，我一定是告訴她我們將去廣州從事革命活動。

革命時期和戰爭年代一樣，在血與火的紛飛中創造了無數個特殊的間隙來培育愛的萌芽。因為戰爭和革命所呈現的殘酷，這愛也就益顯浪漫。譬如《魂斷藍橋》中瑪拉和羅伊因在防空洞躲避轟炸而相識相戀。沒有戰爭，兩個素不相識的男女如何可能如此貼近地交談呢。我們最初能如此貼近交談，歸功于全國範圍內的武鬥局面。文革

中的武鬥和我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後來在清華百日武鬥中的“救美”故事被刊登在萬象雜誌和老年時報，成了老少皆宜的“言情小說”。那一次，因為沿綫很多地方發生武鬥，京廣一綫難渡，鴨橋

成通途。火車開開停停，三天的路程走了十天，就連從北京站出發的時間也整整推遲了二十四個小時。候車大廳裏人聲嘈雜，歌聲嘹亮，火車的不正點讓來自五湖四海的革命群眾相聚一堂，造就了一派大好的革命景象。在聽到推遲一天的廣播後，我遲疑地問她要不要先回家明天再來。她說：她母親對她單獨和一個男孩子去廣州很疑惑，要是回家就可能出不來了。

她母親不愧是老革命，具備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一眼就看穿了我的用心。但這有點冤枉了我，最初的劇本并非如此，後來不過是假戲真做而已。

那一夜，我們就躺在堆放在站臺上的麻袋上面，仰望星空聊了一整夜。我不記得聊了什麼，但我記得當時的感受，因為我想起了保爾和麗達躺在擁擠的火車車廂裏的情景。看到保爾的拘束，麗達說“科察金同志！請您把資產階級那些俗套忘掉，躺下休息吧！”

我們沒有休息，也不可能像保爾和麗達那樣挨得很近，但望着穿了白襯衫藍短褲的她，我感到了青春的魅力。或許我也曾像保爾一樣產生過某種不可抑制的衝動，必須要用堅強的革命意志控制自己。

漫長的旅途，我們尋找着各種話題和方法來排遣。我和她玩起了我在讀中學時想出來的一個火柴棒遊戲。這個遊戲看起來簡單，但含有一般人想不出來的數學技巧。她雖然是清華計算數學專業的學生，却屢戰屢敗。

她後來告訴我，她是在屢戰屢敗後開始喜歡我的。

一個在清華文革舞臺上嶄露頭角的革命小將却敗在幾根火柴棒上，讓我輕易贏取芳心。

在兵法上，這叫智取。當火車抵達武漢附近的一個

小站時，司機因害怕被流彈打死而棄車逃離。一些旅客將司機找到，并和他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鼓勵他“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但司機不為所動，火車被迫在小站停留了兩天。

這意外的停留給了我們在月光下漫步的機會。小站旁的田野上，月光如水，晚風輕輕吹過樹林，那正是《費加羅的婚禮》裏伯爵夫人和女僕蘇珊娜設計的讓人意亂情迷的場景。

我們不由自主地墜入情網，從此一同走上了歷時八年的人生之旅。

這“紅”與“黑”相戀的花邊新聞讓清華園裏許多人大跌眼鏡。一個紅極一時，前途無量的革命左派居然和一個被批倒批臭的修

正主義苗子混到了一起，這就像英國王室的公主下嫁倫敦塔裏的囚犯一般讓人不可思議。

這既不合常情，更違背當時的革命原則。

文革中的上海灘出過一件類似的咄咄怪事：無產階級的“小鋼炮”，造反派戴厚英，愛上了資產階級的“吹鼓手”，名詩人聞捷。這戴厚英當過聞捷的專案組組長，換言之，聞捷曾是她的階下囚。聞捷因此被誣陷為腐蝕革命造反派，摸走了革命陣營裏的小卒子，種下了詩人之死的前因，最後被逼用煤氣結束生命。

我摸走的可是清華革命陣營裏的一員大將，理當罪加一等。但清華向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校訓：我自強不息，摸進了革命陣營，而清

華園氣勢厚實和順，各路革命君子均增厚美德，容載萬物，竟容下了我腐蝕革命左派的行為。除了一些蜚短流長外，并無人將我逼

上絕路。我和陳育延遂縱情山林，香山、居庸關、十三陵、八大處，無一不留下我們的足跡。就她而言，這顯然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但在清華兩派鬥爭中她原本已被邊緣化，並無革命重任在身，愛情的綠色便乘虛而入，吞嚥了革命的紅色。

常言道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一年後，這被吞嚥的革命紅色在大革命的調色板上變成了反革命的黑色，一大批文革風雲人物因強烈的革命意志而遭了罪，陳育延反而因此又紅了一陣，後來和沈如槐分別作為團派和414派的代表被選進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

當了官的她倒是依舊保持了綠的本色（國屏兄曾問我為何想到要送陳育延綠毛衣，這或許是一個解答）。有一次她主持全校批判大會，有一個學生在發言稿中將我作為清華大學黨委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綫的典型加以批判。這當然是全校革命師生員工的共識，但她竟以審稿人的身份要求刪除有關內容。她這種嚴重喪失革命原則的行為理所當然地遭到了發言者和其他審稿人的抵制。開會那天，她憤而退出會場。任憑大喇叭裏工宣隊領導呼喊她回去主持會議和全校幾萬名師生員工的等待，她和我躲在東大操場的角落裏，就是不去會場。

她這種寧要“英雄”不要江山的舉動和我在清華武鬥時的“英雄救美”業績可說是異曲同工。

然而，形勢比人強。幾個月後，我和一大批清華學子被掃地出門。耀文兄曾在他的《似水流年之水木清華》一文中提到一件她和我在車站分別時的往事：祇見葉公與所愛依依惜別，酸酸楚楚，除了迷茫和惆悵，還多了兩行“離人淚”。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我已不記得了，看來我們那時候都還“綠”得可以。從此，“一種相思，兩處閑愁”，在南國的綠水青山間又難免生出錯綜複雜的浪漫故事。

附：一個火柴棒遊戲

桌上有N堆火柴棒，每一堆火柴棒的數量是任意的。兩人按下面的遊戲規則輪流取走這些火柴棒：

1. 每次祇允許從其中一堆取走火柴棒，
2. 在選定的那一堆，可取走任意數量的火柴棒（例如，可以全部拿走），但每次至少要取走一根，
3. 最後一次取走火柴棒的人獲勝。

林海：

二校門前面的小河不是從東向西流的，而是從西往東流。當晚風輕輕吹過的時候，河水不會倒流吧？我想你一定是被那輕輕一觸擊暈了。

葉志江：

是的，那絕對是一個政治錯誤。在那個年代，會有什麼東西可以由東向西流呢？它一定是由西向東流的，沿着革命的大方向。（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22

南京·東京(十九)



本報特約作家 鄧雷

(接上一期)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政認為，劉洪友先生于中國傳統書法造詣頗深，遍臨甲骨、金文，以及漢唐碑帖，揣摩和體悟中國文字的結構、章法和筆墨之精妙。

《中國書法》雜誌主編、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西泠印社理事朱培爾評論說：“劉洪友先生在日本被

尊為書法教育家，幾十年來，他作為日本中國書法學院院長，弟子三千，譽滿東瀛。其草書，風神瀟灑，神采飛揚；其榜書，氣度恢弘，渾厚華滋；其篆書，蒼茫老辣，真力彌漫；其隸書，筆姿暢達，神清氣爽；其楷書，端莊典雅，峭拔中見動與靜的和諧。他的作品中既有禪的智慧與境界，又有自我性情的流露與潛意識的發揮；既有帖派書風的清氣與文氣，更有碑派書風的陽剛與大氣。”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院長黃小峰認為，以漢字為根基的書法藝術是東亞文化圈中重要的文化現象。劉洪友對這個傳統顯然有自己的獨特認識，因為他熟諳中國和日本兩個文化語境中對書法的不同理解。細細觀賞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努力融匯不同藝術趣味的努力。譬如，第一眼看到他的臨古小品，看到他對從上古的甲骨文、金文到清代帖學大家的孜孜不倦的臨寫，仿佛看到明清時代書法家對諸家名帖以及各種書體的理

解和實踐。第二眼看去，又仿佛看到狩野探幽對中國繪畫名作的臨仿在書法中得到再現。他的大字，既讓人想起禪宗書法的灑脫，又讓人想到唐宋飛白書的畫意。他對色紙的喜愛，既延續了傳統文人的文房雅趣，又具有視覺文化的強烈感染力。

中國人民大學文藝復興研究院教育委員會主任、中西方美術研究院院長餘潤德這樣評價劉洪友的書法作品：“當代著名書法家衛夫人在其《筆陣圖》一書中有言：‘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字若無骨，風采全無。看書法家劉洪友的書法作品會給人一種‘自由與風骨’之感。”

“他的書法承古開新，于審美創造中追求一種‘風骨與遒勁’的精神氣質，深得‘書貴瘦硬方通神’之精要。其字法謹嚴而氣骨開張，虛鋒中蘊蓄着韻致，沉着、飛翥和諧統一。篆、隸、楷、碑、帖相互交融，筆實墨酣，點畫靈動，筆力勁

健，結體適美。章法錯綜有致，墨法枯潤相生，尤多節律之美。”

知書不在于筆牢，浩然聽筆之所至而不失法度，乃為得之一書法之道也。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劉洪友沒有跟誰去比第一、爭頭籌，他埋頭在書法藝術道路上，進行着永無止境的追求，他的書法成就得到了國內專家學者和廣大書法愛好者的認可。

為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四十周年，幾位大名鼎鼎的大書法家走到了一起，他們分別是：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五屆、第六屆顧問，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尉天池；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蘇士澍；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原副主席覃志剛；全日本華僑華人聯合會會長劉洪友。2018年9月4日至9日，四人聯合在日本東京都銀座中央美術館舉辦“墨韻·匠心”書法藝術展。他們還應邀參加日本“2018中國節”，分

別寫下了“禮之用”“和為貴”“德不孤”“必有鄰”四件作品，用書法藝術架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橋梁和紐帶。

2018年10月20日，四人組合回到國內，在南京牛首山舉辦“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墨韻·匠心’一尉天池、蘇士澍、覃志剛、劉洪友書法藝術展”，作為牛首山佛頂文化藝術節系列活動的開篇之作，拉開藝術節帷幕。開幕當天還舉行了以“做好中國人·寫好中國字”為主題的“大家携小手，同書中國夢”現場書法創作，尉天池、言恭達、孫曉雲、劉洪友、李嘯、王衛軍、劉燦銘、黃正明等書法家現場指導百名小學生創作書法。

劉洪友舞動大筆，現場書寫約100平方米篇幅的“中國夢”巨幅書法作品，是這場活動的壓軸戲，氣勢震撼全場，令人嘆為觀止。“傳承書法藝術是一個書法家的使命，每個人的夢匯聚在一起就是中國夢。希望孩子們都能寫好中國字，做好中國人。”劉洪友說。

南京·東京(二十一)

兩國地震兩地捐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04秒，中國汶川發生8.0極大地震震驚國內外。”劉洪友是從朋友轉來的短信中得知這一消息的。

劉洪友長期居住在日本也不例外，對地震已經見怪不怪，可汶川這個級別的地震非同尋常，這是毀滅性的大地震。心系祖國的劉洪友下課後急匆匆趕回家，他急于了解地震的詳情，回家便打開電視收看關於中國大地震的新聞報道。

通信中斷，道路塌方。多支救援部隊或徒步或乘飛機、軍列，從

各路向震中汶川開進。電視畫面裏，房屋倒塌，遍地瓦礫，被壓在垮塌建築物下喊救命的人，滿臉血污，慘不忍睹，大人不幸罹難，懵懂的孩子不知所措大聲哭喊着“媽媽”……

看到這些悲慘的畫面，身在海外一片赤子之心的劉洪友和太太羅華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淚。劉洪友對羅華說：“這地震造成的災難太慘重了，明天我要組織為災區義捐。”

第二天一早，劉洪友、羅華便安排行政秘書等人一起通知各教學點，為中國汶川地震災區募捐。

在中國書法學院本部，劉洪友

把學生召集起來做動員。他說：“同學們，你們看到新聞了吧？中國四川汶川發生了罕見的大地震，我在電視上看到，死了許多人，現在他們特別需要幫助。

羅華第一個響應，“我們家捐2萬日元。”阿部說：“我要捐。災難面前見人心。”

石川英子也帶頭捐，她說：“歲寒知松柏，患難見真情。我在中國生活過多年，雖然沒有去過四川，也是第一次聽說汶川，但我也要盡我的綿薄之力。”

在他們的帶動下，所有的學生都捐了款。有的學生表示，自己回家再動員其他人，為中國災區捐

款。

捐款持續到下午五點，經清點，捐款共計100多萬日元。羅華與中國書法學院的工作人員要趕在中國大使館下班前，將這筆捐款送到。他們打了輛的士，途中通往大使館的那條路因故臨時封閉。羅華跟日本司機說，繞小道到大使館的後門。司機聽說她們是為中國災區送善款的，當即表示不收車費，算自己為中國災區捐了款。羅華把車費加在捐款中，親手交給了大使。

“5·12”汶川地震嚴重破壞地區超過10萬平方千米，近7萬人喪生，37萬餘人受傷，近1.8萬人失

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破壞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後傷亡最嚴重的一次地震。

日本政府援助了約5億日元（約480萬美元），并派遣專業救援隊奔赴汶川地震災區緊急救援。

劉洪友感嘆：“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國家也是如此。”三年後，也就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地區宮城縣北部發生裏氏9.0級地震，比中國的高出一級，但這一級的毀壞程度却要高出許多倍。

地震停下來後，羅華馬上打電話給劉洪友，當時日本的通訊系統全部癱瘓，電話根本打不通。（未完待續）